



水稻种植基地收割场景

河北省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4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42%,较2020年增长3.35个百分点,农村常住人口持续缩减。更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呈持续下降趋势,与相对平稳的劳动力需求形成缺口,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群体,正逐渐被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产业工人等新身份替代。

1 城镇化深入 传统农民“离土”

在渤海湾畔的乐亭县,60岁的张宗喜是个种田的“老把式”,这位与盐碱地搏斗了一辈子的老农人,曾坚信种地“七分靠力气,三分看天意”,如今却对29岁的硬件工程师段严严竖起了大拇指——后者带领团队用代码和智能设备,让昔日亩产几百斤的“白碱滩”,变成了年产超千斤的数字农田。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节点,河北城镇化进程始终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度绑定。2018至2023年间,全省常住人口从7426.37万人降至7393万人,看似微弱的减少背后,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持续迁移。

2024年,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达95.13万人,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1783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以前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田地里只剩老人和妇女。”邢台市信都区一位村支书道出了河北农村的普遍现状。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差距,是驱动农民“离土”的核

心动力。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从2020年的2.26缩小至2024年的2.07,但城镇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仍对农村人口形成强大吸引力。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河北省推行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逐步将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范围,同时依法维护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为农民“进城”解除后顾之忧。

人口流动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农村人口结构的失衡。截至2023年底,河北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2.2%,其中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超过25%,空巢老人占比超50%。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传统农业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在衡水市武邑县的传统种植村,留守农民平均年龄超过55岁,“谁来种地”成为摆在乡村发展面前的现实难题。这种人口结构变化,不仅让传统耕作模式难以维系,更倒逼农业生产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型。

2 从“会种田”到“慧种田”的职业迭代

如果说城镇化是农民“离土”的外部推力,那么农业现代化则是传统农民身份转型的内在动力。“十四五”期间,河北省大力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752万亩,推进570多万亩盐碱地综合改造,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以上,农作物优良品种和主推技术覆盖率分别稳定在98%、95%以上。这些技术革新,正在重构农业生产的“能力要求”,让传统农民的经验优势逐渐弱化,催生了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乐亭县数字循环现代农业园区的实践,是这场职业迭代的生动样本。5年前,这里还是“地里一层盐霜,苗子黄蔫蔫”的盐碱地,传统种植方式下亩产几百斤。2021年,园区引入以段严严为代表的5名年轻新农人,平均年龄29岁的他们,用智能化设备和算法模型改写了盐碱地种植的历史。段严严团队研发的“智慧大田系统”,通过深埋地下的管网实现“上层灌溉、下层排盐”,结合土壤湿度、气象数据生成精准灌溉方案,使土壤含盐量从3%降至1%,有机质提升2%,水稻亩产逐年攀升。

这种转型背后,是农业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在乐亭的现代农业园区,气象监

测站、虫情测报灯、水位传感器等设备遍布田间,无人机巡田、AI病虫害识别成为常规操作,过去“靠眼睛看、靠节气算”的模糊管理,被精准的数字测量替代。农资店的货架也随之更新,从传统的种子、化肥,扩展到空气温湿度监测仪、土壤pH值监测仪等智能设备,成为新农人的“新农资”。对于张宗喜这样的老农人来说,这种变化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种地正在从“力气活”变成“技术活”,“小段坐在办公室,就知道哪块田缺什么、怎么办”。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农民身份的多元化。河北省聚焦蔬菜、中药材、奶业等“五大千亿级”产业,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3个,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廊坊市永清县的蔬菜种植基地,农民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者,而是成为产业工人——他们与企业签订种植协议,按照标准流程进行田间管理,获得土地流转费和务工收入双重回报。

2024年,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3845家,营业收入超6800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提升至2.38:1,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产业链延伸中实现了职业转型。

农民转型 农业焕新



游客在浙江省诸暨市湍浦镇马郚村智慧农业园的番茄种植区参观。

3 双轮驱动赋能农民转型

传统农民群体的转型,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制度创新。河北省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从就业培训、土地流转、人才培养等多方面,为农民转型搭建平台、提供保障。

在就业帮扶方面,河北省强化有组织劳务输出,支持帮扶车间发展,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落实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吸纳脱贫劳动力税收减免等政策。针对返乡回流劳动力,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方式,帮助其实现就近就业增收。“河北福嫂·燕赵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的培育,让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服务业中找到了新的职业定位。2024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022元,较2020年增加5555元,职业转型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显著。

土地制度改革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河北省有序推进国家级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6个县(区)已完成试点任务,形成22项制度成果。通过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让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7.2万家,这些主体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等方式,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人才培育机制的完善,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入了新鲜血液。河北省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支持涉农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鼓励城市人才服务乡村,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

在雄安新区,“未来之城场景汇”智慧农业场景加快落地,吸引了一批掌握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管理知识的人才投身农业;在张家口市张北县,返乡大学生运用电商平台,将当地的杂粮杂豆销往全国,成为连接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新农人”。这些政策举措,打破了城乡人才流动的壁垒,为传统农民群体的迭代提供了人才支撑。

尽管河北农民群体的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农村劳动力供需缺口逐步加大,部分地区出现“用工难”;农村老龄化、空巢化问题突出,养老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部分传统农民技能水平不足,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农业比较效益仍相对较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待提升。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多维度发力。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重点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农村电商、家政服务等领域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河北省提出的“调整产业结构、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政策建议,为应对劳动力短缺问题提供了方向。针对农村老龄化问题,需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构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

在提升农业吸引力方面,应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河北省推进的“净菜进京”工程、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让农业不仅能“产粮”,还能“生金”。2024年,全省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104.5亿元,接待人次增至8800万,农业的多元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同时,应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收益,增强农业生产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在人才支撑方面,需持续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落实好返乡创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为乡村人才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乐亭县新农人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当地政府对于盐碱地改造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4 农业的新生已然到来

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节点上,河北传统农民群体的“消失”,并非农业的衰退,而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从张宗喜们的“经验种田”到段严严们的“智慧种田”,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者到多元的农业从业者,农民身份的迭代,折射出燕赵大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这场转型中,城镇化浪潮让农民有了更多职业选择,农业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政策创新为农民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见证着变化:2024年河北粮食总产达781.8亿斤,创历史新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农业,为乡村注入

了青春活力。

未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农业现代化、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河北农民群体还将继续经历深刻转型。但可以肯定的是,“农民”这一身份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以更专业、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形式存在。他们可能是掌握智能种植技术的新农人,可能是农业产业链上的产业工人,可能是乡村文旅项目的经营者……无论身份如何变化,他们都将将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燕赵田野上生生不息的希望。

传统农民的背影正在远去,但农业的新生已然到来。这场转型,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更重塑了河北农业的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写下了生动的“三农”注脚。

观点

让「新农人」真正成为「兴农人」

杨红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将人才资源优势提升至战略高度。乡村全面振兴,“人才为要”意义重大。各级党组织需以系统思维构建新农人生态,通过精准引才、实战育才、生态留才,让“新农人”真正蜕变为“兴农人”,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人才引育的本质是资源匹配,打破传统身份、地域限制是激活人才存量的关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丰富人才资源优势”,要求基层党组织建立“需求导向”的柔性引才机制。需先摸清本土产业发展痛点与人才需求缺口,建立动态人才资源库与需求目录,再通过乡村人才驿站、乡贤联络站等载体,常态化开展归雁回巢、在外人才恳谈会等活动。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对接”,既招引懂技术、善经营的产业型人才,也吸纳有创意、爱乡土的文创型人才,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入股、周末工程师等灵活模式,打破地域与身份壁垒,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为乡村发展汇聚多元活水。

培育新农人不能停留在理论灌输,需紧扣“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要构建建、育、管、用的全链条培育体系,依托农村干部学校等平台,整合农业专家、技术骨干、优秀村支书等师资力量,开设田间课堂、实践工坊。推行“导师帮带制”,由党员致富带头人、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新农人结成帮扶对子,从产业规划、技术应用到市场开拓进行全方位指导。聚焦数字农业、品牌打造、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将电商运营、直播带货、智慧种植等实用技能纳入培训内容,组织新农人参与产业项目实践,让其在“干中学、学中干”,从技术新手成长为产业骨干,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片的倍增效应。

留才的根本是构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待遇留人”的综合生态。要将人才服务嵌入乡村治理末梢,建立“人才服务专员”制度,针对新农人在用地审批、资金申请、证照办理等方面的需求提供一站式代办服务,协调解决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生活难题。探索多元化激励机制,通过人才积分制兑换服务资源,推行技术入股分红、收益保底+利润分成等模式,让人才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营造尊才爱才的浓厚氛围,定期开展乡村全面振兴先锋、优秀新农人等评选表彰活动,讲好新农人创业故事,增强其职业荣誉感与乡土归属感,真正实现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本报综合: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河北新闻网等)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邢台市南和区气象局工作人员指导和阳镇妙山村农民利用移动气象站观测气象数据,助力智慧农业发展。